

刘孟杰 王永涛 主编



中共 虎将与名战

〔二〕



中共 虎将与名战

〔二〕

主 编 刘孟杰 王永涛
副主编 刘炳愉 于泰林 齐 欣
执 笔 (以文章先后为序)

齐 欣	潘德平	刘炳愉	宋丽静
宋立仁	扬 玉	于泰林	高士新
王永涛	赵剑眉	任桂秋	刘孟杰
花象铎	祝绪平	李海洋	韩迎光
李保全	李庆石	张修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虎将与名战 (二) / 刘孟杰, 王永涛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9

ISBN 7-5004-1768-3

I. 中… I. ①刘…②王… II. 军事家-生平事迹-中国共产党-N.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2599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科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328 千字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15.80 元

目 录

- 1 高虎埡上反“围剿” 红军浴血惩凶顽
苏振华与高虎埡战斗
- 22 神兵天降袭机场 日寇折戟罪难逃
陈锡联与夜袭阳明堡
- 37 挥师太行巧摆兵 弯弓雁门射敌巢
贺炳炎与雁门关战役
- 57 吕梁血战震敌胆 三战三捷威名扬
杨勇与吕梁三捷
- 77 鬼日寇机关算尽 勇将军设计歼敌
张宗逊与陈庄歼灭战
- 90 神兵机智斗敌寇 抗日战场凯歌奏
周士第与甄家庄歼灭战
- 111 勇士激战骆马湖 国贼自毙黄泉路
叶飞与宿北战役
- 129 天寒地冻将士勇 四保临江苦战酣
肖劲光与临江战役
- 154 大将军临危受命 斗胡匪力守陕北
彭德怀与陕北三战三捷
- 185 举兵燕赵硝烟起 石门攻坚磅礴气
聂荣臻与石家庄战役

目 录

- 207 猛虎啸威震敌胆 雄风劲横扫襄阳
王近山与襄阳战役
- 225 飞将军勇夺泉城 坐地虎束手就擒
许世友与济南战役
- 252 为师者痛失领地 敏学生从容智取
徐向前与太原战役
- 272 赴汤蹈火津门地 摧枯拉朽古城春
李天佑与天津之战
- 292 血战上海三昼夜 解放远东第一城
聂凤智与上海战役
- 317 英雄鏖战黄草岭 血染旌旗分外红
吴瑞林与黄草岭战斗
- √ 339 勇插敌后战凶魔 英雄儿女谱传奇
梁兴初与抗美援朝二次战役穿插战役
- 362 美国佬肝胆俱丧 猛将军神威激扬
宋时轮与长津湖战斗
- 381 铁原阻敌十二日 突破天险临津江
傅崇碧与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 √ 401 地崩山摧壮士死 保家卫国英烈魂
秦基伟与上甘岭战役

苏振华与高虎垵战斗

高虎垵上反“围剿” 红军浴血惩凶顽

苏振华（1912—1979），原名苏七生。湖南省平江县人。1928年参加平江农民暴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1师3团排长、连政治委员、师经理处政治委员，红3军团第4师10团总支书记，第5师13团政治委员，第4师12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大队长，八路军115师343旅政治委员、教导第3旅政治委员，鲁西军区政治委员，八路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平原分局党校校长，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5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贵州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海军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4年春天，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已经到了白热化关头，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苏区重镇广昌失陷，使红军设置的反“围剿”第三道防线被敌突破。

为了保卫红色首都瑞金，红3军团5师13团在高虎墟、王土寨这两座高地展开防御战，给数倍于己的敌人以重创，谱写了一曲悲壮的赞歌。这段故事就是讲13团政委苏振华与该团干部战士在高虎墟一带创造的光辉战例和英雄事迹，也是缅怀在这次战斗中献身的红军先辈们。

连续作战高虎墟 制高点上设埋伏

江西、福建交界地区的春天，霪雨连绵，山水横流，连绵的山岭到处是焦土断木，硝烟弥漫，村庄断壁残垣，炊烟已绝。天空中国民党的飞机“嗡嗡”作响，哪里有人烟，就往哪里投弹扫射。直到天色渐黑，飞机才离去。

趁着暂时安静的夜晚，一支红军队伍在山野之间疾步猛进，开进了半桥镇，悄悄地在仅存的几座较完整的房子里宿营了。大多数战士在断垣中铺些稻草，将就着过夜。这些红军战士的衣服有的被烧得破烂不堪，有的被鲜血染红。卫生员利用这段时间为一些轻伤员换药，炊事员忙着搭锅造饭。白天是不能点火的，战士们只有在晚上才能吃上热乎乎的饭。本来这一带的老百姓早被疏散了，可这时他们却不知从什么地方跑回镇上来，就像群雁归巢一样，刹那间镇上热闹起来。他们纷纷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和番薯，帮助红军找稻草，妇女们帮助红军战士补洗衣服、编草鞋，帮助卫生员给伤病员洗伤。红军战士们有的以班为单位帮助乡亲们修建房屋，有的帮助乡亲们把没有来得及坚壁起来的東西坚壁好。

这时一位战士跑了过来，冲着一群正在为乡亲们铺房顶棚草的红军喊到：

“苏政委，王团长有急事，请你快去！”

房顶上一个光着膀子的青年红军干部把刚接到手里的一捆稻

草交给一位战士，顺着烟囱爬下来，拿起衣服边穿边问那个战士：

“有任务了吧？”

“军首长到团部了。”

苏政委急忙和那个传令战士向团部跑去。

他就是这个团——红3军团5师13团政委苏振华。他中等身材，浓眉大眼，那墩实的脚步从儿童团、少先队、共青团迈入了党的行列。1930年红3军团攻打长沙时，他率领37个人参加了红军……

在通往团部的路上，苏振华看到萧条的街道，被炸弹炸毁的院墙和房屋，除了草鞋以外，什么也买不到。他不禁想起了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时的情景。根据地扩大了，农民们分得了土地。一眼望去，到处是忙着春耕生产、兴修公路的人们，愉快的山歌和劳动号子四处飞扬……可是一年后的今天，情况却完全变了。农民们有的扛着枪，有的抬着伤兵，有的挑着粮食，匆忙地在这山道上奔跑。处处都坚壁清野。苏振华看到他们失掉笑容的脸，愤怒的眼光，忍受着艰难和不幸的倔强的身影，他恨不得立刻将敌人消灭尽……苏振华来不及多想，不由地加快了脚步向团部飞奔而去。

团部里的小油灯一闪一闪的，许多人影儿在紧张地忙碌着。苏振华快步跑进团部，他第一眼看到的是军团长彭德怀同志正在和团长王镇俯在地图上商谈着什么，彭总的那两道剑眉紧紧地拴在一起，表情十分严肃。

“彭总！”苏振华边擦着头上的汗，边向彭总敬礼。

彭德怀望着苏振华，询问部队休整情况，苏振华详细地汇报后说：

“部队刚从广昌前线下下来，十分疲惫，如果有时间，最好再休整几天。”

彭德怀叹了一口气，挥了挥手：

“恐怕没有时间喽。敌人占据了广昌，打开了通往瑞金的大门，他们想向石城快速推进，只是由于这几天的天气多雨才迟缓下来。我们必须连续作战，防御敌人进犯石城。这半桥镇就是广昌通往石城的必经之路。”彭总边说边在地图上点出了位置。

此时，苏振华接受任务的心情并不像以前那样兴奋，相反感到有些压力。现在，我军的战略战术的打法全变了，把毛主席创立的地方部队、赤卫队全并为主力部队，撤消了士兵委员会，把红军的三大任务限制在打仗一项上，又让红军分散行动，疲于奔命，战斗消耗无法从地方部队补充，战斗力无法得以及时恢复。广昌战役采取“堡垒对堡垒”，处处分兵把守，结果13团近2500人的大团，现在只剩下不到1000人了。部队刚撤下来，又要上去……

彭总的话打断了苏振华的沉思：“小苏，你们团的任务是担负头坡以南，石城以北的地区的警备。你们左翼是5军团，你们的右翼是我军团4师。在这一带，主要是坚守半桥镇东侧的两个制高点，即高虎垅和王土寨。这里是敌人由广昌到石城的咽喉。”

彭总深深地看了苏振华和王镇一眼，声音低沉地说：“在这样广阔的战线上，和进犯的20个强师的敌人打阵地战、防御战，这还是第一次，你们要充分估计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要准备克服一切困难……”

彭总的话句句像炸弹在苏振华和王镇的心里炸开了。王镇的脸涨得通红，有点憋不住了，脱口而出：“首长，我总觉得我们现在的打法和过去不同。过去我们是整师、整旅地消灭敌人。可现在我们却躲在所谓工事里，整营、整团地出不来。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彭总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他放下铅笔坐下来。整个房间死一般寂静。彭总叹了一口气说：“昨天我和杨尚昆政委到瑞金去毫无保留地将大家的心里话对那个李德说了，他们坐在瑞金指挥

每一个战斗，甚至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间测，有时方向都不对。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1、3军团早就被他们葬送掉了。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快8年了，1、3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有6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之不易呀。唉！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呀。”

彭总的话深深地震撼了苏振华等人的心田，一个当年和他一起当红军，现在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友说，彭总是打着背包、带着换洗的旧军装到瑞金的，随时准备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听说肖劲光同志就是被抓到瑞金被判了死刑，后经毛主席多方营救，才改判为5年徒刑。过去胜仗都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取得的。

“毛主席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苏振华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句。彭总眼睛里闪出了晶莹的泪光。

“听说毛主席在粤北养病，他的老毛病又犯了，还很严重，可他边搞查田运动，边时刻关心着我们反“围剿”的每一个战斗……”

彭德怀谈到这里顿了一下，说道：“天快亮了，我还要到4师去，你们今天凌晨进入阵地进行准备。”

说完，彭德怀披上他那件旧棉大衣快步走了出去。苏振华、王镇立正目送首长。

部队静悄悄地集合出发了。苏振华和参谋长检查完群众纪律，与镇苏维埃主席和几个党员分别告别后向高虎埡方向去追赶部队去了。

路上，苏振华的脑海不时闪现出镇苏维埃主席那双充满着泪花的眼睛，充满着企盼，又充满了不安，那瘦骨嶙峋的、有些驼背的身影，一直立在镇口，直到看不见……

东方的太阳刚露脸，苏振华已率领部队登上高虎埡。部队稍稍休息了一下，就开始紧张地修筑工事。

高虎垴和王土寨是并列在半桥镇东的两座山头，由此向南，都是大山。这两座山峰兀突巍峨，紧扼着敌人南进的通道。附近的乡亲们听说部队要在高虎垴阻击敌人南进，纷纷往高虎垴上送粮食、送水、送草鞋。帮助我军运子弹、修工事。

苏振华望着乡亲们，心情十分沉重。过去反一、二、三、四次“围剿”时，乡亲们送子参军都是兴高采烈的，可现在……听说沦陷区里的老百姓被敌人的“三光政策”害苦了。白匪还乡团把凡是留短发的女人一概杀掉，男人被活埋，红军家属用车运到别的省地去卖掉，他们叫喊什么苏区的“石头要过刀，茅厕要过火，人要换种”……过去反“围剿”老百姓从来没有遭受到这样的苦难。

苏振华的两眼模糊了。突然他在脑海里出现一个念头，这样打仗不行，这不仅不能保卫苏区，“御敌于国门之外”，相反送掉苏区，葬送掉红军，我要给军团党委写信，要给党中央写信。

苏振华坐在一块石头上，从文件包里拿出纸和笔就写了起来……

写着，写着，他觉得有一只大手按在他的肩上，他扭头一看，是彭总和杨政委。

“彭总……”苏振华就像失去方向找不到家的孩子遇到父母一样，眼泪刷刷地往下落。彭总接过他没有写完的信，看了看，把它折好，放进自己的上衣口袋，拍着他的肩膀，凝视他许久才说：

“这些话还是让我们这些老家伙去说吧，他们要杀要剐我不管。可你们还年轻，许多问题要多思考……好了，不说了，大战在即，要控制自己，否则会影响战士们的情绪，这仗打不好，怎么对得起苏区人民，对得起死去的先烈们呢？……你们团布置得怎么样？”

彭总转换了话题。苏振华汇报：“我们团的布置是这样的：1营作为团的预备队，配置在高虎垴的后坡待命；2营阵守高虎垴西

边的王土寨，配合高虎垴主阵地；3营守高虎垴，山顶上的支撑点由11连来守。”

杨尚昆政委说：“高虎垴地势险要，是构成整个防御地带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敌人一定会死力争夺，我们要利用这一带的有利地形，给他们来一个下马威。”

彭总来回踱着步，忽停下来说：“是呀，这次陈诚把罗卓英纵队的主力6个师放在你们阵地前面，这个担子不轻啊，你们阵地工事怎么样？走！我们去看看。”

大家随着彭总向高虎垴主阵地走去。

站在高虎垴山顶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广（昌）、石（城）公路像白色的丝带，顺着一条小河蜿蜒伸展。这一带都是黄土山，山上山下，还有一簇簇苍郁的松林。

彭总和杨政委看着战士们修好的工事，吸了一口气，对苏振华和王镇说：“听说敌人最近一直修路，把上海税警总队的德国装备的大口径重炮调上来了，加上有飞机支援，所以你们的工事仅仅铺一二尺土是不够的，还要充分利用山周围粗大的树干，个人掩体和机枪工事要尽可能地结实些……”

彭总边走边说，忽然他看见一个胡子拉茬的老兵正在削一根一根的竹子，用火烘烤，再钉在大木板上，他看见彭总在看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站起身来敬礼。

苏振华走上前向彭总介绍说：

“这是11连2排排长王老瓜，是广西百色起义时的老战士了。”

苏振华看到彭总有些惊讶表情，便进一步解释说：“他原是6军团的一名团长，因给中央写信，为邓小平同志的‘右倾主义’辩解，就把他撤职，调到我们的团当战士，进入阵地前被王团长任命为2排排长。”

彭德怀拿起削好的竹钉问王排长：“这是做什么用的呀？”

“我是广西人，在我们那里，就是用这玩意儿扎野兽，可厉害了。”王排长笑着说。

彭德怀眼睛一亮，拉住老王的手说：“好哇，真是好主意嘛。”他转身对苏振华说：“我们要充分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在阵地前除了埋设地雷以外，再从山上多砍些竹子，削成这样的竹钉，加强附防御物的敷设。”

彭总临走前问杨政委：“像王老瓜这样的同志，我们这儿来了多少人？”

“有100多人，都是被扣上‘改组派’、‘右倾’或者别的什么帽子的。”杨尚昆同志答道。

彭德怀同志阴沉着脸说：“要尽可能地把这些同志从一线部队调上来，组成一个干部连。我们缺干部哇！出什么问题，我负责！”

敌机大炮逞凶狂 红军沉着惩敌顽

敌军阵地上也是一阵忙碌。士兵们也在修筑工事，有的搬钢筋，有的运水泥。18军军长罗卓英率几个师长亲自到前线督察。

罗卓英个子不高，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表面看给人以温文尔雅的印象。他腰佩中正剑，在众军官的簇拥下，比比划划，指东道西。随着他的马鞭指向哪里，哪里的树木就被伐光，哪里的房屋就被夷为平地，哪里的良田就被毁掉。

正当罗卓英等人指东划西时，忽听副官长喊到：“陈总指挥到，立正！”

只见一队马队驰来停住，“剿共”中路总指挥陈诚、参谋长郭忏、空航委主任周至柔下马，罗卓英急奔上前敬礼。

“尤青老弟，别来辛苦啦！”陈诚微笑着把马鞭交给卫兵，伸出手与罗卓英握手，罗谦卑地说：“哪里，全是校长战略英明，辞修兄指挥有方。”说完便滔滔不绝地汇报工事修筑情况。

陈诚用望远镜瞭望高虎脑，说道：

“这高虎脑还真险峻呀，你一定要注意发挥炮兵的威力，和广昌一样，将共军消灭在工事之中。”陈诚回头一摆手对一个副官说了几句，那副官把一个身穿蓝色中山服，头戴草帽，满口大金牙的人请了过来。陈诚给罗卓英介绍：“这就是复兴社总书记长鄞悌，来配合这次行动。”

陈诚接着说：“这次有校长派出的税警总队支援，有复兴社协助，我们应抓紧时机，发挥优势，迅速拿下高虎脑，三天之内抵达石城。”

众人立正：“是！”

高虎脑阵地上，红军战士正准备开饭，通信班班长聂老海是第三次反“围剿”时解放过来的，平时怪话不少，这回他在出发前不知从哪搞了一包盐，请大家吃一顿，当时由于困难日益严重，尤其是食盐成了珍宝，如果你买一口猪，我能想法弄来盐，那就等于是我请客了。

聂老海把大家找过来吃猪肉，边吃边说：“准备拼吧，死了也要做个饱死鬼。”说完他抬头看见苏政委和王镇团长到前沿来视察，路过这里，有些不好意思了。王团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苏振华十分理解战士们的心。战士们都说这种打法叫“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种反常情绪已经是很普遍的了。

“老苏你看……”王镇在望远镜里看到什么，急叫苏振华，苏振华接过望远镜，听着王镇讲：“敌人阵地后面的帐篷都拆除了，而且有不少穿蓝衣服、戴草帽的人朝我们这里窥望。这是什么人？”

战士们闻声停止吃饭趴在阵地上瞭望，聂老海边吃边看说道：“嗨！敌人的蓝衣社都上来了，这老蒋把老本都贴到这儿来了，我们这顿饭可有嚼头儿啦。”

突然，阵地左侧有许多炮弹爆炸了。王团长对大家急喊：“隐

蔽！”大家急忙钻进了掩体，这时阵地上到处都在爆炸，有的炮弹在半空中爆炸了，工事上的泥土震得刷刷直掉。山头黑烟、黄烟、绿烟交织滚滚，停留在空中，使夕阳都变了脸色。

王镇把帽子推到后脑勺上去了，沉思了片刻说：“看来敌人将有新的行动。”

苏振华肯定地点点头：“难道是今晚开始吗？”

王镇说：“不会呀，敌人是不敢夜战的。”

苏振华明白了：这是敌人在试炮。他沉着地说：“真正的攻击是在明天。”

王团长把手一劈：“对！明天拂晓！”他回头喊到：“通信员，传令各营，后半夜4点钟进入阵地。”说完钻进团部掩蔽所向师部汇报。

第二天天刚亮，10多架敌机轰隆而来，丢下的炸弹就像一大群黑老鸦飞坠在阵地上，掀起了冲天烟尘，脚下的土地被震得摇摇晃晃，一批飞走，又来一批，接着敌人开始打炮。高虎埡以及王土寨顿时陷入烟海之中。

苏振华通过瞭望孔观察着阵地前的情况，敌人进攻前一定会打炮，可打得这样密集猛烈，这是预料不足的。王镇急得在工事里走来走去，拳头握得咯咯响，气愤地说：“摆在这里挨打，真气人！”

“喂？喂，接2营……接3营……”参谋长卢绍武正在不断地和2营、3营通话，询问敌情。忽然，卢参谋长使劲地拍起电话机，用嘴吹，用手摇，最后懊丧地把话筒放下，叹了口气说：“电话线被炸断了！通讯员，去查电话线。”

苏振华从瞭望孔走过来对王镇和卢绍武说：“我去3营看看。”话没说完，一头钻出团部。

此时，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被硝烟遮蔽着，显得黯然无光。

苏振华躲避敌人炮火，灵敏地在山坡上奔跑，忽而滚到弹坑中卧倒，忽而在交通沟中躬身前进。跑了近 200 多米，到达 3 营阵地。

苏振华沿着交通沟到各个工事中检查战士的战斗准备。工事中一片沉寂，战士们紧握着枪和手榴弹，严阵以待。苏振华突然看到一个叫刘伢子的新战士，头上、身上落满了灰土，脸色灰一样惨白。他看见苏政委到来，忙低头系鞋带，可他手指哆嗦着，一遍又一遍，总是系不好，苏振华弯腰帮着他系好鞋带，拍拍他的肩膀，用目光鼓励他坚定、刚强。

其他战士们紧靠着工事土壁不动，也不说话，一双双眼睛愤怒地注视着敌方。

是啊，这个营大部分都是地方来的同志，广昌战役以后新建的，两个钟头前，他们是欢天喜地进入阵地，而现在，他们完全变了样。工事构筑得很坚固，被打塌了的很少，可以说，敌人几乎是白费了大量的炮弹。可是这些灼热的钢铁却把初次打阵地防御战的战士们的心给烫伤了。连队指导员和各班的政治战士们挨个儿做思想工作，进行战场动员。

这时，聂老海放下他正在擦拭的马枪，乐呵呵地走过来说道：“嗨嗨？看看你们这一个个严肃样儿，还早着呢！来来，我给大家说个笑话，叫‘呆子自怪多吃三个饼’”。聂老海点着了烟袋，边吸边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战士们逐渐围了上去，不时地发出笑声。那种紧张凝固的空气一下子没有了。聂老海那乐观、诙谐的语调压过了炮声。聂老海讲完故事，又讲起了如何射击，如何判断打炮的远近，拼刺刀的要领等。说着聂老海就站起来做示范动作。

苏振华看到这里心情十分激动。13 团是参加过邓小平、张云逸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的红七军的一部分，曾经转战粤、桂、闽、赣各省历经艰辛，参加过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历次战斗。这个团党员多，老战士多，战斗力很强，曾经在福建的一次 1 小时

的战斗中全歼敌人的一个主力团，并用其全部的捷克式武器改善了自己的装备。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装备越来越差，老战士也越来越少，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只是全凭着全军上下的高度的团结和自觉性作战。

忽然，苏振华觉得敌炮弹着点逐渐移到第一线工事后方去了。营部旗语兵一头钻进隐蔽部，急促地报告：

“团部打出旗语，全体进入阵地准备战斗！”营长梁纪生立刻下令：“进入射击位置！”

战士们如同猛虎下山，抹去身上的泥土，从胸怀中拿出武器来——他们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那样爱护手中的武器！

苏振华这时清楚地看到高虎脑阵地前的敌人非常密集，大约有两个师的兵力，显然是想夺取制高点。王土寨前面约有一个师敌人，从东到西，都传来敌人冲锋的嚎叫声。

冲在最前面的是法西斯蓝衣社分子，个个头戴草帽、腰束皮带，手提“二十响”，像阔少爷大摇大摆地向上爬，后面是如潮水一般涌来的步兵。这一线 20 里左右黑压压一片，像蚂蚁一样。

我军阵地前一片寂静，战士瞄准着敌人。王老瓜在阵地上把手榴弹分给每一个战士，他看到刘伢子紧握着枪，紧盯山下，那股沉着劲，与刚刚听到炮声的神态完全不同。他爬过去对刘伢子说：“嗨，小伙子，蛮沉着哇！”

刘伢子得意地笑了笑：“当然，我是老赤卫队员啦。”

“噢？那刚才……”

“得，别说了，俺头一次被摆在山洞里被敌人炸，心里没数……排长，什么时候射击呀！”

王老瓜打心眼里喜欢这小伙子：“我们的弹药非常缺乏，缴获来的尖头子弹，都尽可着机枪使用，我们使用的多半是自己制造的子弹，所以要尽量节省子弹，要瞄准点，别着急！”

不管敌人怎样嚎叫，战士们还是沉着地等待着。沉默，在敌